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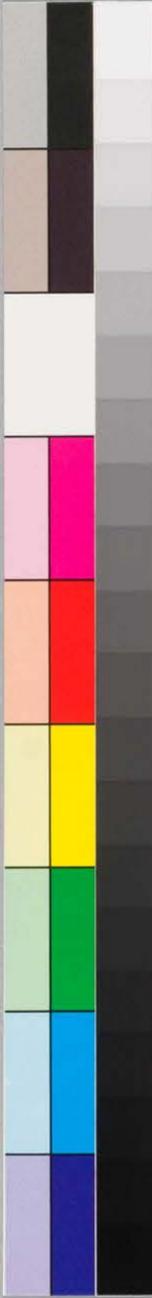
傷寒論集成

山田正珍宗俊



傷寒論集成

四





傷寒論集成卷之四

日本 東都 山田正珍宗俊父 著

男 正德宗見

門人

常陸 中林清熙俊庵 同校

土佐 笠原方恒雲仙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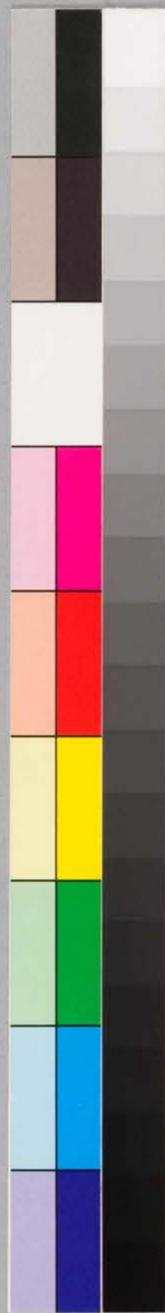
百五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

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

百六

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



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
可攻也

右三條係王叔和敷演之文劉棟以為後人之言
是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
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全書無痞也之也
字痞病源作否

病源曰結胸者謂熱毒結聚於心胸也此由病發

錢謙曰心下者
腹之正屬胃脘之部
行也較之於胸別位
不卑
不但有有時不可過
早耳

於陽而早下之熱氣乘虛而否結不散也

錢潢曰舊注咸謂風傷衛而陽邪陷入為結胸寒
傷營而陰邪陷入為痞此誠千古之誤詳究論中
中風亦有成心下痞者傷寒亦有成結胸者更有
中風傷寒并見而桓作心下痞者有但傷寒而心
下滿硬痛者但滿而不痛者為痞參互交錯未便
分屬兩篇故別編一卷位置於上中二卷之後以
見風寒均有此二證之意

又曰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

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

正珍曰。發陰發陽。詳見上篇。陽言結胸。陰言痞。互文言之。如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禮記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皆互文也。其實

陰陽皆有痞有結胸也。言熱入而不言寒入者。以結胸得諸外來之邪。痞得諸心氣之結也。言所以成結胸而不言所以成痞者。以結胸多得諸下早。而痞則不必然也。其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

作痞者。如太陰篇首條是也。成結胸之成字。亦與

作字為字同。但古丈不多有。晉書童謠曰。官家養

自成積。孫綽疏曰。若遷都旋乾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緇成。遷域。痞否也。氣結而否

塞之名。周易否卦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又云。

天地不交否。痞名蓋取諸此矣。釋名云。痞否也。氣

否結也。病源云。否者。心下滿也。字彙云。痞氣隔不

通也。皆是也。故無脹無痛。但心下妨悶而不知饑

亦不欲食也。非若結胸之有物。而且鞭且痛也。按

痞與結胸。同是心下之病。惟由其氣結與水結。以

別之名已。成無己方有執諸人。皆以胸中心下為之分別。非也。蓋結胸之為結。正唯在心下。而非通全腹。而然。故不得名曰結腹。而隸諸胸部。以命結胸已。亦猶以胃隸腸。稱云胃中有燥屎。假立之名。以別彼痞耳。如三陰三陽中風傷寒諸名。可以見矣。再按。凡傷寒不可下。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者。是理之常。固不足怪也。其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何也。蓋以表邪有盛不盛。下劑有峻不峻。今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以邪氣本微。

而攻之太峻也。從來寒熱之證。一朝變為虛寒者。皆由此而來。成無己諸人。不會此義。妄謂痞亦表邪入裡所結。殊不知仲景氏以熱入二字。冠之結胸。而不冠痞者。自有深意存焉。果痞之從外邪而來乎。所謂傷寒汗出解之後。心下痞鞭者。其謂之何乎。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方有執曰。王氏曰。瘕當作瘕。

正珍曰。結胸證。心下鞭滿而痛。甚則背反張。如瘕。

成無己曰。結胸。病項強者。有。邪結胸中。心下不能食。硬滿。下利。心下不能食。硬滿。下利。九下。結胸。滿。

百三九

摘以載于茲亦未可知矣。又按杏仁皆以枚箇言。而今云半升亦非仲景方法之徵。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金鑑曰其脈浮大是尚在表。知熱結未實。故不可下。若誤下之未盡之表邪復乘虛入裡。誤而又誤。結而又結。病熱彌深。正氣愈虛則死矣。

正珍曰結胸之病不可不下。但其脈浮大者猶為表未解。可與小陷胸湯以和解之。按錢潢以浮大為裏虛之脈甚非也。凡脈大者皆邪熱熾盛之診。

成無已曰結胸為邪結胸中膈上焦之氣不得下。故浮大者。在表則可下。在裏則不可下。若下之。則邪氣復結。則難可制。故下之則死。

兼浮為表實兼沈為裏實。如上篇白虎加人參湯其脈洪大可見矣。若夫證象陽且條所謂浮則為風。大則為虛者。則叔和妄誕。豈足論乎。若但浮而無力者。即是芤脈。為虛寒之候。不可與大混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喻昌曰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

正珍曰悉具者表證皆去。而脈不浮大。心下鞭滿而痛。其脈沈緊者是也。結胸原非輕證。加以煩躁。

成無已曰結胸證悉具。其脈浮大者。在表則可下。在裏則不可下。若下之。則邪氣復結。則難可制。故下之則死。

百一

明篇。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去皮

芒消 一升

甘遂 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消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成本全書并脫

一錢七之七 字當補之七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韌者大陷胸湯主之。玉函外臺石字上有如字

此承前條論其不因經誤下自作結胸者也蓋下

為白結胸症可下者必心下硬痛按之更硬者雙內痛痺相搏而自厥也

百三

百四

靈明曰結胸不無他物氣逆水所停也元量曰但字承熱結在裏句

之太早而作結胸者事之常其不因下早而結胸者事之變。張兼善既有此說如十棗湯證亦復然熱實者有熱而實之謂對寒實言之實乃胃家實之實大便不通是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錢潢曰若但結胸而身無大熱其邪不在表可知尚論言後人誤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證又

謂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別一症。殊為可嘆。愚謂若水飲必不與熱邪並結。則大陷胸方中。何必有逐水利飲之甘遂乎。可謂一言破惑。

希哲曰。傷寒十餘日。則知邪不在太陽。熱結在裡。則陽明證見可知。復往來寒熱。則少陽經邪未解。可知。此乃陽明少陽合病。與大柴胡湯兼治二者也。

正珍曰。復。反也。詳見前第九十一條。及九十二條。但頭微汗出者。六字。發黃條內之文。誤入。當刪之。

無大熱者。身無翕翕熱之謂。詳見前六十一條。此為水結在胸脇也。八字。釋所以名結胸之義。以示其病因。胸脇二字。該膈上膈下而言也。注家成無己諸人皆謂。此是為一種水結胸矣。果爾。其治亦應用別方。豈均以一大陷胸療之乎。惟喻昌錢潢。獨得古意。熱結在裡者。謂表裡俱熱。煩渴引飲。宜與本篇白虎加人參湯條互參攷焉。凡熱結在裡者。宜不往來寒熱。而今反往來寒熱。故曰復也。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

尚之曰不可近者乎
不可近也
靈胎類方心下之下
作上曰前云胸內拒痛
又曰心下石數實指上
焦說此云從心上至
少腹謂滿痛則上
下皆痛也根總由
心下而起也承氣
自殊

傷寒論集解卷四

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
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成無己曰日晡潮熱者屬胃。

方有執曰晡日加申時也。

錢潢曰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即書云多歷年所
之所也。

正珍曰此承上條見熱結在裡之外證也復又也
少當作小此因發汗後又下之表邪內陷從實而
化為結胸兼有陽明白虎承氣之二證者也三者

慎言龍眼也

靈胎曰上不至
心下不及少腹
以按之房痛
非不可近乎
又曰不若大陷胸症
之沉緊其邪未
深也

中結胸尤急故攻之以陷胸則餘證從而解矣碎
諸漢王一討楚王而海外諸蠻皆望風懾服不亦
愉快哉。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
主之。

病字玉函千金翼俱作者宜從而改之按結胸證
雖有輕重之異俱不可不下但其脈浮滑故與小
陷胸以和解之也蓋結胸者不啻心下併及兩脇
下所謂水結在胸脇及婦人中風胸脇下滿如結

胸狀可見矣。此則不然。正唯在心下。且不按則不痛。實結胸之小者已。故名曰小結胸也。小結胸與痞。其證極相似矣。按之則痛。不欲近手者。小結胸也。按之則痛。雖痛其人反覺小安。欲得按者。痞也。何者。結胸雖小。其因屬水也。痞雖大。其本屬氣故也。瀨穆惟忠俱謂按之而痛。為小結胸。雖按不痛。為痞。可謂千古大謬矣。凡病人心下鞭而滿者。豈有按之不痛者邪。其或有之。亦十之一二已。要之彼徒求諸文字上。而不驗之於病人之實。以故往

往致此鹵莽。昔者王壽著外臺秘要。及其引傷寒論廢六經而不取。一逐日數多少。以為之次第。舉小建中。以為開卷第一方。發表攻裡。前後錯雜。陽病陰病。冠履倒置。要亦徒求諸文字上。而不驗之於病人之實。故而已矣。世之腐儒村學。究喜著醫書。每每有此弊。惟忠雖豪傑之士。不事治療。徒求文字上。故如其所著名數解辨正。謬妄不壹而足也。夫醫雖小伎。人命所係。可不慎乎。再按王肯堂以前條兼胃實之證。為大結胸。以唯在心下。為小

結胸非矣。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枳椇實 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枳椇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玉函作黃連二兩枳椇實一枚成本作一箇非

王肯堂曰枳椇實連殼剉用去殼無功。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百零七

此條係王叔和敷演之文劉棟以為仲景氏之言可謂暗乎文辭矣。

百零八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此條亦叔和所攙凡由脈以推證非仲景氏之法也按外臺以太陽病至解也十七字接後百五十八條若心下滿而鞭痛上以為一章非也。

靈胎曰此熱結在皮膚之內
中不在胃口故
路取之而不渴
各不應則表裡同
各理曰為除煩而始服
此藥不論本病始
先治標症者
各川文治善救急
用之治煩渴何似
瘧疾所也

百五

傷寒論集解卷四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濕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外臺肉上作皮上。飲水下。有而字。玉函。彌更作須臾。俱是也。方有執曰。在陽。謂表未罷。熱未除也。濕。噴之也。灌。漑之也。金鑑曰。病在陽。謂病發於陽而身熱也。此應以汗解之。而反以冷水。濕之灌之。則身熱雖被劫而暫却。然終不得去。故熱煩益甚也。水寒外束。膚熱乍

凝。故肉生膚粟。熱入不深。故意欲飲水。反不甚渴也。又曰。濕。心良切。

瀨。穆曰。噴與濕同。說文。含水噴也。灌。漑也。劫。即迫脅之意。以威力恐人。謂之迫脅。字典曰。劫。訖業切。說文。欲去以力脅。

止。曰劫。一曰。以力去。曰劫。玉篇。強取也。正珍曰。此條亦外攻水逆之病。邪氣為水寒所束。不能發外。鬱遏皮肉。消耗津液。故須臾益煩。蓋非表邪熾盛之所致。是以不用驅散之劑。與文蛤潤

其中也。非攻邪之主劑也。故云服云與而不云主

之蓋權用之方已陽證表也。服文蛤散不差與五
苓散者。猶與小建中湯不差與小柴胡湯。一百先
三條與小柴胡湯不解。與大柴胡湯。八
一百條例也。按文蛤
證似渴而不能飲。五苓證渴而能飲。文蛤證小便
能利。五苓證小便不利。其異可見矣。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匕服。湯用五合。一方
寸匕

成本作一錢匕。玉函金匱
千金翼外臺并與宋板同。

方有執曰。文蛤。即海蛤之有文理者。

王肯堂曰。文蛤。即海蛤粉也。河間丹溪多用之。大
能治痰。

錢潢曰。文蛤。似蛤而背有紫斑。即今吳中所食之

花蛤。俗誤呼為蒼蠃或昌蛾者。是也。夢溪筆談云
即今吳人所

食花
蛤也。

清王子接古方選注曰。文蛤取用紫斑紋者。得陰
陽之氣。若黧色者。餌之。令人狂走。赴水。

正珍曰。文蛤散方。本在寒實結胸條後。今移入于

傷寒論集方卷四

百五

靈脂曰結胸皆係熱陷
之症此去寒實乃水
氣寒冷所結之痰飲
也
全曰按治人書云寒三物
白散小陷胸湯亦可
用七字之益小陷胸
劑非無熱之所宜也

此金鑑云文蛤卽五倍子也。非也。按五倍子。又稱
文蛤。殊是後世俗間之寓名已。論中諸藥。悉用正
名。未有以寓名者。可見文蛤。便是有文之蛤。非五
倍子之文蛤矣。若夫醋稱苦酒。人尿曰白通。乃是
古之別名。猶曰稱太陽。月曰太陰。非俗間寓名也。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玉函作與三物小散。宋板
注亦云。一云與三物小散。

之品。豈可以治寒實結胸之證乎。亦可服三字。亦
衍文也。
正珍曰。此條舊本。合前條為一章。非也。今別為二
條。陷胸湯亦可服六字。衍文。宜從玉函及宋板注
刪之。寒實對熱實而言。所謂無熱證。是也。非有寒
證也。如本篇婦人中風。熱入血室條。熱除而身涼。
亦唯謂無熱耳。非有寒涼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
與齊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杜注曰。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
北海。遂稱所近。○正珍曰。溫泉寒火之寒。亦言不
熱已。抱朴子。論仙卷曰。水性純冷。而有溫
谷之湯泉。火性宜熾。而有蕭丘之寒。實乃胃

傷寒論集方卷四

家實之實大便不通是也言結胸無熱證而不大便者宜與白散攻下若有熱者不宜丸散宜以湯下之按此證不同大陷胸丸證者唯大便不通為異其無熱證則一也方有執云寒以飲言非也劉棟云寒實邪實也亦非矣

白散方

桔梗三分

巴豆

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貝母三分

右三味為散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

靈胎曰巴豆得熱則行得冷則止

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澀之洗之益令熱却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

如上法

成本右字下有件字非為散作為末無半錢七之七字並非但醫統正脈所收之本作為

散與宋板同

方名當作三物小白散身熱皮粟以下後人攪入

宜刪半錢七謂一錢七之半也

千金方云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宋洪遵泉志云前漢武帝紀曰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舊譜曰此錢厚大者徑一寸重五銖

利過不止進冷粥一

傷寒論集方卷四 太陽下篇

十七 杏花園藏板

杯者。冷物能解毒故也。通鑑。後漢質帝紀載。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遇讀漫記。亦載。朱子中鳥啄毒。煩懣身黑。欲死多飲新水。嘔洩而解之事。是皆與進冷粥之義同矣。

按中西惟忠服法辨云。白散十棗四逆之三方。有強人羸者之辨。所謂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也。大凡人之於常。各有其稟。稟有厚薄。強弱之差。不可得而一也。及其受病也。未必不失其常。既已失其常。則向之強人。今反為羸者。而向之

羸者。猶保其強。故曰。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也。病有輕重。緩急。藥有大毒小毒。劑有大小多少。參伍之而察其機。商量之而適其宜。是醫之術也。惟忠此言甚非。不可從矣。何也。有強人得病而為羸者。豈有羸者得病而反為強人之理哉。矧強人羸者之稱。皆指其平常之辭。而絕非言病之輕重。緩急于有入于茲。平素羸弱。當其得病也。反有強壯之勢者。謂之實則可也。稱為強人。豈理也哉。

方有執曰眩暈者常主
而旋轉也胃各
蒙不明也

百五

傷寒論集成卷四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推第一間肺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全書皆論下府行
俞三字

此條王叔和敷演之文非仲景氏之言矣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

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

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成本取作浮五函
脈經俱同宋板

本草綱目時珍曰女子陰類也以血為主其血上

應太陰下應海潮月有盈虧潮有朝夕月事一月

靈蘭秘典論
為有刑之症
以時難效
則元氣易散
至經曰婦人中風發熱
惡寒表病也若經水
不來熱必無由傳於
室今經水適來得之
七八日後脈遲身涼
身涼身表微解矣
若復有九相下滿如
胸狀譫語之症則知非
表邪入裏乃表邪之熱
因經水適來乘虛而入
於血室也

傷寒啓微曰厥安時云凡過經不解譫語者當刺期門隨其貴而瀉之刺期門之法須待脈弦或浮緊刺之必愈餘刺之不差

一行與之相符故謂之月水月信月經經者常也
有常軌也

甲乙經曰期門肝募也在第二肋端不容傍一寸

五分上直兩乳

正珍曰經水適來四字當在得之七八日之下血

室謂胞即子宮也

張介賓類經三焦命門辨曰子
戶者即子宮也俗名子腸醫家

以衝任之脈盛於此則月事以時下故名之金匱

曰血室○明程式醫穀曰子宮即血室也

云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後者

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可見血室果是子宮

矣。不則何以有少腹滿。小便微難之理乎。成無己方有執喻昌之徒。皆以為衝脈之異名。錢潢以為衝任二脈。希哲以為血分。皆非也。何者。經絡之說。仲景氏固所不據。且下條明言。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其指子宮而言者。益可以無疑焉。凡云某結者。皆就其地位言之。而無一以經絡者。所謂熱結膀胱。中厥陰篇邪結在胸中。厥陰篇冷結在膀胱。上熱結在裡。水結在胸脇。並本篇之類。是也。劉棟云。熱入血室者。法言也。是其意似不深拘者。不知所謂胃中

有燥屎。而用大小承氣。亦概為法言歟。不思之甚矣。經水適來者。言經水不期而來也。字典適字注引正韻云。適然。猶偶然也。書康誥。乃惟肯熒適爾。注。適。偶也。按此證熱雖除。脈雖遲。然有讖語。而不議湯藥者。以經水下。則血室之熱。從而自解也。前第四十七條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又百十一條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後百五十四條云。婦人傷寒。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為

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可見血下則熱隨血自解不復假湯藥而愈矣希哲劉棟皆謂此證亦應用柴胡湯非也刺期門者以洩胸脇下滿之邪也猶刺風池風府及大推肺俞以泄大陽病頭項強痛之邪風池風府刺法見上篇大推肺俞刺法見本篇實者指邪實而言也成無己及諸注家皆云期門者肝之募肝主血故刺之以瀉血室之熱果爾以下二條及桃核承氣抵當諸條何不及刺法乎可謂臆造矣再按婦人中風病中經水適來熱除而脈遲

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其人譏語者蓋邪氣陷入乎血室而震蕩其血故也成無己云因經水適來血室空虛邪氣乘虛而入非也苟經水既盡而血室空虛則邪氣縱乘其虛而入將何因令人譏語且胸脇下滿哉莊周不言乎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是言也可以正無己之誤矣又按陽明篇亦有熱入血室條宜參考焉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

傷寒論集成卷四 太陽下篇 二十一 杏花園藏板

尚之曰七八日三字
恐衍
百五十三
或後曰仲景凡雖但曰小

此兩湯主之而得中庭
量加四五如牛膝桃仁
皮之類以解之
者或加姜桂及酒
之量以斷絕也

傷寒論集解卷四

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張志聰曰熱結而成瘧矣

張志聰曰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下方有執曰寒熱以往來寒熱言

正珍曰前條及後條論太陽病中經水適來者此條論月事中得病經水未可斷而斷者也其因雖不同其熱入血室則一矣惡寒發熱而如瘧狀者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等之證也寒熱往來而如瘧狀者小柴胡湯之證也如瘧狀者

百五十四

靈胎曰書清所
夜昏者血室虛
陰病在陰經也
錢澣曰汗下三法使
無益之而更以攻
胃之陽故禁之
犯胃氣使元氣損
正旺邪衰必自愈也
或刺期門可刺
如刺期門加減可用
也
程林曰魚犯胃氣
者言下法也汗犯上焦
以中法也汗犯上焦
靈胎曰此中焦當
宜之疾汗下三法皆
非所宜也明湯刺期

謂發作有時也此條及下條并無胸脇下滿故不刺期門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程林金匱直解曰上章以往來寒熱如瘧故用小柴胡以解其邪下章以胸脇下滿如結胸狀故刺期門以瀉其實此章則無上下二證似待其經行血去邪熱得以隨血出而解也方有執曰無與母通母者禁止之詞犯胃氣以禁

傷寒論集解卷四 太陽下篇 二十二 杏花園藏板

傷寒論集成卷四

下言。

發秘曰。晝日明了。暮則譫語者。以邪氣入于陰分。故同氣相得而發動也。

劉棟曰。有血之證。往來寒熱。經水適斷來。譫語如見鬼狀者。以外證為主。而以血證為客也。小腹鞭滿。小便自利。如狂發狂者。以血證為主。而以餘證為客也。故大小柴胡二湯者。以熱為本根。桃核承氣湯。抵當湯。以血為本根。此血證譫語發狂。疑似之別也。

則只治也
之學曰了猶矣也
鬼妖怪醜穢之極也

正珍曰。此條程林所解。千古確論。實先輩之所未嘗發也。蓋此條與刺期門條。俱是太陽病中。其邪陷血室而震蕩其血之所致。穢氣上而乘心。故令人譫語如見鬼狀也。雖然。以經水適來。則血室之熱隨血出而解。故不及湯劑也。無犯胃氣者。以譫語見鬼之似承氣證辨之。期門屬上焦之穴。柴胡治上焦之方。故謂之上二焦也。柴胡證云。胸脇苦悶。心煩喜嘔。可見柴胡為治上焦之方也。陽明篇云。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

方有執曰支節四肢百節也。

王肯堂曰支節猶云肢節古字通也支結謂支撐而結南陽云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

程應旄曰結卽結胸之結支者偏也撐也若有物撐擱在胸脇間較之痞滿實為有形較之結胸遜其沈鞭卽下條之微結也微言其勢支言其狀證非純裡可知。

錢潢曰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表證未解也微嘔

而心下支結則邪犯胸膈矣支結成氏以散字訓之固誤而方氏以支飲搏聚為解亦未中窾尚論謂邪結心下偏旁而不中正若果如其說則仲景不謂之心下諸說之中當支撐之解為近是。

正珍曰味外證未去四字是卽太陽少陽併病也故不舉太陽少陽之名冠以傷寒已劉棟以為合病非也煩疼謂疼之甚與煩渴煩驚之煩同與微嘔之微反對為支也支結乃痞鞭之輕者支撐之解得之程應旄云較之痞滿實為有形非也凡心

支結
唐鑑也

下之病。其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此為結胸。其鞭滿而不痛。按之則痛。不欲按之者。此為小結胸。其鞭滿而不痛。按之則痛。雖痛其人却欲得按者。此為痞。其鞭滿甚微。按之不痛者。此為支結。支結。乃妨悶之意耳。要之大小結胸與痞鞭支結。俱是一證。輕重已。

柴胡桂枝湯方

桂枝 去皮 黃芩 一兩 人參 一兩
甘草 炙 一兩 半夏 二合 芍藥 一兩

大棗 六枚

生薑 半切

柴胡 四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人參湯。作如桂枝法。加半夏。柴胡。黃芩。復如柴胡法。今用人參。作半劑。依玉函成本考之。桂枝下當有二兩半三字。

本云以下二十九字。玉函成本俱無之。全係後人攙入。宜刪。蓋此方合柴胡桂枝二湯。以為一方者。已。非人參湯變方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

百辛六

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已經汗下之後則邪當解今胸脇滿微結往來寒熱者即邪猶在半表半裡之間為未解也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後亡津液內燥也若熱消津液令小便不利而渴者其人必嘔今渴而不嘔知非裡熱也

正珍曰胸脇滿微結即是胸脇苦滿結謂鬱結之結病人自覺者已非醫之所按而得也如梔子豉湯條心中結痛之結亦然

按此條所說全係小柴胡證否者一頭汗已然其
他證候無復可疑者則何更以餘藥處之意者柴
胡桂枝乾薑湯蓋叔和因小柴胡加減之法而所
制決非仲景氏之方何以言之柴胡方後叔和加
減法云不嘔者去半夏今此方因不嘔而不用半
夏又云渴者加栝樓根今此方因渴而用之又云
脇下痞鞭加牡蠣今此方因胸脇滿微結而用之
又云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今此方因頭汗
出與為未解二句不用人參而用桂枝由是考之

此方必叔和所制。况方名亦不合他方之例乎。一掃除之可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 柴胡 半斤
- 桂枝 三兩
- 乾薑 二兩
- 枳椇根 四兩
- 黃芩 三兩
- 牡蠣 二兩
- 甘草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

百五十七

正珍曰考金匱方治瘧病多寒者之方而今用之傷寒渴而心煩小便不利者決非仲景氏也

食大便難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有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病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此叔和敷演上條者劉棟以為上二條之注文是也按此條雖謂少陰不得有汗考之少陰篇有少陰病脈微細沈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者有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者要皆叔和言其自

言而自反如此可笑之甚。

夏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成無己曰。嘔而發熱。邪在半表半裡之證。是為柴胡證具。

錢潢曰。他藥者。即承氣之類。非有別藥也。因此證。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唯柴胡為對證之藥。彼不當用者。即指為他藥也。蒸蒸身熱汗欲出之狀也。振者。振振然動搖之象。即寒戰也。言膚體蒸蒸然。却發熱汗出。而邪氣解矣。其所以戰而後汗者。以下後正氣已虛。難勝於邪。故必戰而後汗也。

魏荔彤曰。結胸不言柴胡湯不中與。痞證乃言柴胡不中與者。何也。結胸證顯而易認。痞證甚微難認。且大類於前條所言支結。故明示之。

正珍曰。傷寒五六日。至汗出而解。既見前第一百

六條。若心下滿以下。亦是少陽病。誤下後之變證。亦宜接以他藥。下之句下而看。蓋結胸者。內有水氣。為邪熱所團結。故鞭滿而痛。是以用甘遂破飲之藥。痞者。心氣鬱結而不能交通也。故唯滿而不痛。無水氣故也。所以用芩連行氣之劑矣。按陷胸之名。取諸陷下胸邪。瀉心之號。取諸輸瀉心氣。瀉與寫。借音通用。成無己方有執諸人。皆云瀉心瀉去心下痞之謂。一說又云瀉心火之義。皆非正義也。所謂瀉心。乃輸瀉心氣之鬱結之義。以故瀉心

諸方。皆以芩連苦味者為主。周禮所謂以苦養氣是也。再按他藥者。蓋指攻下之丸藥而言。凡傷寒發熱者。雖有下證。唯宜以湯下。而不可以丸下之。觀調胃承氣。柴胡加芒消諸論。可見矣。今乃以丸攻之。是以謂之他藥。他猶邪。不對證之謂也。楊子法言問道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其義可見矣。他藥字。又見禹餘糧湯條。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多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須大陷胸湯者方用前第二法。再煎成

非煮。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

水漿不下。其人心煩。人字下。玉函脈經。千金翼。俱有必字。是也。

此條言太陽少陽併病。當先解其外。而反下之。則熱邪乘虛而入。因成結胸也。太抵結胸之證。大便

夏九

錢謙曰此因太
少兩經併病
皆不可下以不可下
者而反下之遂成結
胸心下硬又因誤下
之虛中氣不守而
下利不止邪滯胸中
而水漿不下矣
人心煩者誤下之
後虛煩邪滯胸中
作虛煩也
觀其形曰上下膈絕
津液不通中焦痞結
心煩則必作瀉其去
結胸症下利燥煩者
死不遠矣

多鞭。或者不通。此之為常。所謂熱實寒實是也。故用大黃芫消。以蕩滌之。此則下利不止。水漿不下。而煩。亦結胸中之變局也。此為下後腸胃受傷。而其裡不得成實。但水結在胸脇之所致。乃十棗湯證也。劉棟以成結胸為一病。以心下鞭下利不止。別而為一病。以水漿不下其人心煩。又別為一病。可謂用意大過。反失於鑿矣。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裡。則作痞。按之自濡。但

氣痞耳。玉函復作反。

易英倫集卷四 太陽下篇 三十一 杏花園藏板

程應旂曰緊反
合表則浮緊裏
為沉緊
劉棟曰此所謂
於陰下之作痞是

百平

方有執曰。濡與軟古字通用。復亦反也。濡言不軟。不痛而柔軟也。痞言氣隔不通而否塞也。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也。

金鑑曰。按之自濡者。謂不軟不痛。但氣痞不快耳。正珍曰。此論下後諸證皆解。但覺氣痞不快者也。緊反入裡四字。蓋後人所攙。宜刪之矣。脈浮而緊。是邪在表之診。而反下之。其人有留飲。則成結胸。無飲則作痞。痞者。心氣鬱結之名。故下文承之云。但氣痞耳。若其濡云。但云。俱是示其非結胸。且無

水結之辭。對以上論結胸諸章為言。乃大黃黃連瀉心湯證也。程應旄云。按之自濡。指脈言。非指痞言。唉愚如此。庸詎足論。金鑑云。此甘草瀉心湯證也。亦非也。甘草瀉心條云。心下痞鞭而滿。此云按之自濡。其妄明白。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挈挈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下汗出二

字。玉函無之。此字字皆聲音發汗出貌。下有為字。俱是也。曰熱。小雨不軟也。

靈階曰。不惡寒。為表解。以上諸症皆解。不相凡。皆水之。症皆如此。不特傷寒。為然也。又曰。服此湯以下蓄飲。

成無已曰。下利嘔逆。裡受邪也。邪在裡者可下。亦須待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不惡寒者。表已解也。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邪熱內畜而有伏飲。是裡未和也。與十棗湯下熱逐飲。

喻昌曰。種種下法。多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俱結。不得不用苦寒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胃中津液未經熱耗。而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蠲飲逐水於胸脇之間。

以為下法也。

張志聰曰。頭痛表證也。然亦有在裡者。如傷寒不大便五六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與此節之汗出不惡寒而頭痛為表解。則凡遇風寒頭痛之證。可審別矣。

正珍曰。下利嘔逆有可攻者。有不可攻者。若其表未解者。四肢厥冷者。脈沈遲微弱者。心下不鞭痛者。并不可攻之。急可溫之。如四逆湯。真武湯。吳茱萸黃湯。證是也。今此證熱熱然發熱汗出。而發作有

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不惡寒者此為其表已解而裡有水結亦結胸中之變局也但其腸胃不實反下利嘔逆故不用大陷胸只劑逐水之品以攻下之此章亦以已經汗下者言之以何知之以表解裏未和之文知之也若惟痞鞭而不痛嘔逆而不利乃屬大柴胡證見後百七十四條又按小青龍湯五苓散皆治表未解不可攻裡之飲證十棗湯治表已解而有痞鞭滿痛之裡未和桂枝去桂加白朮茯苓湯治表未解

而有心下滿微痛之裡未和也其鞭滿痛與惟滿微痛亦自有別矣金鑑辨之甚精宜參考焉又按金鑑下利改作不利發作改作發熱其說云豈有上嘔下利而用十棗湯峻劑攻之之理乎惟其大便不利痞鞭滿痛始屬裡病小便不利嘔逆短氣始屬飲病乃可峻攻發作之作字當是熱字若無熱汗出乃少陰陰邪寒飲真武湯證也殊不知此證下利嘔逆而不辟峻攻者內有勅敵之甚於此者治法稍緩則大命先之絕矣此乃子產以猛之

術素問有故無損之義。仲景氏之所以為仲景氏，全在此也。且夫不利二字，只當稱之小便。全論中未見稱之大便者也。發作有時，固以發熱言之。所謂續得寒熱，發作有時，及煩躁發作有時，皆是也。故冠以熱熱汗出四字，熱熱即熱汗，桂枝湯條下所謂溫覆令一時許，通身熱熱者，可見矣。豈得言無熱乎。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又豈曰此名十中者以
大者十枚為之先也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右三味成本全書作右上三味非。方有執曰：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熟，易化，而有能補之意。

金鑑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以毒藥攻邪，必傷及脾胃，使無冲和甘緩之品為主宰，則邪氣盡而大命亦隨之矣。故選十棗之大而肥者以君之，一以

顧其脾胃。一以緩其峻毒。得快利後糜粥自養。一以使穀氣內充。一以使邪不復作。

正珍曰。按發秘云。傷寒論有青龍白虎真武而無朱雀。殊為可疑。不識朱雀即十棗之異名。以其大棗之赤。立之名號。外臺第八卷引深師載朱雀湯方。即是十棗湯。可見朱雀之非逸也。猶理中湯一名人參湯。炙甘草湯一名復脈湯。桂枝湯又稱陽旦湯。小柴胡湯又有黃龍湯之名。按淮南子繆稱訓云。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為病。是

夏三

強人羸人之所以各異節制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胸煩面色青黃膚暍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此條王叔和所攙今刪之。

夏三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千金翼。濡上有自字。

此與前百六十條皆表病差後氣痞不快之輕證。病人言我心下痞而按之則不鞭者也。故以大黃

或思已曰心下觀板之痛
關脈沉者實熱也心下
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
者虛熱也大黃黃連瀉
心湯主之
春暉曰結胸曰心下痞
曰心下痞者痞無虛症

其邪之結微於結胸
一級故也
錢謙曰按之滯即所謂
者痞也其微滯上浮者
浮者陽邪浮主在上滯
在中焦寸為上焦因邪
結胸之脈則寸浮而關
沉矣結胸因熱邪水
飲並結於之石硬或
心下至小腹皆痛不
可近按治之以大陷胸
湯此則滯上浮按之
濡乃無形之邪熱也
愈難無形之邪熱也
以世之不能去也故以
大黃連心湯主之
按之濡而滯浮未可寒
下大過故以麻沸湯
漬須臾方服

傷寒論集方卷四

黃連二味。湯漬與之。取其氣薄而不事攻下。其但
漬而不煮者。其用之妙。不可思議也。其脈關上浮
五字。後人所攙。何者脈分三部。仲景氏之所不言。
况浮而用大黃乎。劉棟以為衍是也。金鑑云。濡字
上當有不字。若按之濡。乃虛痞也。補之不暇。豈有
用大黃黃連之理乎。果爾其但漬而弗煮。抑亦何
說。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意謂以此大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飲其輕揚清漫以滌三焦之邪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成無已曰。但以麻沸湯漬服者。取其氣薄而泄虛
熱。

金鑑曰。觀其以滾沸如麻之湯。漬大黃黃連。須臾
絞去滓。僅得其無形之氣。不重其有形之味。是取
其氣味俱薄不大瀉下。

錢潢曰。麻沸湯者。言湯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
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謬甚。東醫寶鑑引入門曰。麻沸湯。即青麻煮汁也。

愈。

方有執曰。瀉心湯治痞。而痞不解。則非氣聚之痞。可知。

正珍曰。煩字當在渴字上。否則文不成語。前第七十二條云。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是也。煩渴謂渴之甚。非謂且煩且渴也。瀉心湯蓋指大黃黃連瀉心湯言之矣。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鞅。乾噦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夏六

靈昭曰汗後而
和于蓋必有
留飲在胃下
而方中諸藥
此症內中又有
治兩症者亦有
與神農本草一
法皆已汗已下
吐之餘疾

特解由云氣噦者以別噦噦有氣臭而吐其食物及吐出濁水者故云乾噦也

成無己曰。胃為津液之主。陽氣之根。大汗出後。外
亡津液。胃中空虛。客氣上逆。心下痞鞅。金匱要略
曰。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令噦。

方有執曰。解謂大邪退散也。噦。飽食息也。正珍按此五字

乃說文噦
字注也。食臭。噦氣也。正珍按噦音段。卵不
成鳥曰噦。見淮南注。

平人過飽。傷食則噦。食臭。病人初瘥。脾胃尚弱。化
輸未強。雖無過飽。猶之過飽而然也。水氣謂飲也。
錢潢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
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裡症未除也。

瀨穆曰。乾者。濕之對。言食不出也。
正珍曰。此傷寒瘧後。臟腑尚弱。飲食難消化之所。
致胃中不和。故心下痞。乾噎食臭也。脇下有水。
氣故腹中雷鳴下利也。胃中脇下互文言之。猶如
陽言結胸。陰言痞。其實胃中亦有水。脇下亦不和
也。此證有水氣。而不成結胸者。以外邪已解之後
也。不用五苓者。以其人不渴。小便能利也。故與生
薑瀉心。以和其胃氣。則愈。按金鑑曰。其人平素胃
虛。兼脇下有水。即不誤下。而餘熱亦乘虛入裡。以

致之。殊不知。痞鞭之證。惟得之心氣之鬱塞。而固
非挾外入之邪者矣。况本文明稱汗出解之後。則
知其已無邪矣。已無邪矣。豈得云餘熱乘虛入裡
乎。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切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附子瀉心湯本云加附子半夏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同體別名耳。生薑瀉心湯本云理中人
參黃芩湯去桂枝木加黃連并瀉肝法

按附子瀉心湯以下五十字。玉函成本并無之。蓋
後人攙入已。當刪之。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
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
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
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穀不和。外
臺作水。穀

靈樞百病以
下效而甘草以
神旨而痞自
除治是以甘草瀉心湯
痞痞探中之不蓋不
知虛實之義者也

頁七

不化。心煩。玉函脈經俱作而煩。
使鞭。玉函外臺俱作使之鞭。

穀不化。外臺作水。穀不化。其義益明白。言其所飲
食之物。客滯於胃中。不能化輸也。差後病篇云。病
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
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金匱云。脈
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又云。朝食暮吐
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又云。飧食之在心
胸間不化。吐復不出。速除下之。合而考之。穀不化
乃食物客滯而不消化之義。若其稍重者。必發乾

噫食臭生薑瀉心證是也。先輩諸家皆以下利清穀為解。可謂大杜撰矣。何者清穀之證。裡寒大虛之所致。故急以四逆湯或通脈四逆湯救之。豈可與瀉心苦寒之劑者哉。再按素靈中往往稱清穀為穀不化。其文雖同。症則不一。謹莫混同焉。此條言毋論中風傷寒。凡表未解者。俱不可下之。而醫反下之。續得下利。一日數十行。飲食客滯。而不化。輪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而不得安。醫見其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

下後熱入。因作結胸之痞鞭。但以外邪本微。而攻之太峻也。故雖邪自解乎外。而內使胃氣虛矣。胃氣不健。客氣上逆。心氣因鬱結。使之痞鞭者也。客氣乃上文穀不化之氣。所以謂之客氣者。以其客滯之氣也。與甘艸瀉心。以調胃虛散氣結。則愈。按金鑑以傷寒中風。至心煩不得安。以為桂枝人參湯證。似則似矣。然彼則表未解。而裡虛頗甚。故其所主在表與下利。而不在痞鞭。是以有桂木。而無芩連。此則表已解。而裡虛不甚。雖虛亦一時之虛。非

彼數下之而大虛者之比故其所主在痞鞭而不
在下利。是以有芩連而無桂木也。金鑑又註客氣
上逆云。此乘誤下中虛而邪氣上逆陽陷陰凝之
痞。蓋指客氣以為外入之邪也。殊不知痞之為證
唯得之心氣自結而非外邪之所使矣。詳已見前
百三十八條。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黃芩	三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大棗	十二枚	黃連	一兩
<small>洗</small>		<small>擘</small>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

按此方無人參。蓋脫落之也。林億既辨之。當補人
參三兩四字。金匱千金外臺俱有人參三兩。是也。
右六味當作右七味。再按大黃瀉心。治心氣痞結
而不鞭者。附子瀉心。治大黃瀉心證而挾陽虛者。
半夏瀉心。治大黃瀉心證而一等重。按之鞭滿者。
生薑瀉心。治半夏瀉心證而挾飲食者。甘草瀉心
治生薑瀉心證而挾胃虛者。證方雖各有異。至其

外邪已解而中氣自結者則一也。

傷寒論集成卷之四終



外邪已解而中氣自結者則一也。

傷寒論集成卷之四終

52
2257

入



